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英雄”如何引发艺术共振

—— 关于今年国产电影中的英雄塑造

路侃

电影《战狼2》在票房和舆论上的大热成为今年国产电影的重要现象。影片成功的主要原因无疑是创作与社会心理产生最大契合，形成一种砰然心动的艺术共振。其中对中国强大的渴望无疑是最大的心动，而作者与观众在电影艺术上的共振，则包含了对超越好莱坞的中国式英雄的共同期盼。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创作新时代的、有更强艺术感染力的文艺英雄，一直是我国文艺创作的重要课题之一，电影等叙事艺术都产生了一些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艺术英雄形象。尽管关于新时代的艺术英雄的美学概括还不够完整清晰，但艺术家们的创作探索始终在不断向前。今年出现的《战狼2》《建军大业》《非凡任务》《杀破狼·贪狼》，都为电影英雄塑造提供了一些艺术启示。

中国叙事文学有过许多引人入胜的英雄形象，几百年来为中外读者津津乐道，流传不息。古典小说英雄的吸引力主要在人物的价值取向和武艺能力上，如《三国演义》中许多英雄表现的忠勇和善战，《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正义无畏、忠诚善良和神话式的超人武艺。现当代文学中也有很多脍炙人口的革命英雄形象，如江姐（《红岩》）、李向阳（《平原游击队》）、杨子荣（《林海雪原》），他们以强烈的革命理想和为民族解放勇于献身的大义凛然而感动世人。而在差不多同时代的通俗文学领域，则出现了一批武侠英雄，其突出特点是情义满怀、武德兼备、洒脱飘荡。这些文学英雄的成功都与一定的时代文化氛围相联系，都具有鲜明的精神指向和新型的审美表现。

《战狼2》的看点首先在英雄冷锋的塑造。冷锋的英雄性突出表现了一种时代性、人民性和强大能力的统一。他所体现的对人民和战友的炽热情感、责任和强大的能力，跨越国际的力量表达，是对中国正在强大起来的一种艺术折射，是对人们渴望国家富强，信赖国家的社会心理的一种高度契合，又有中国海外营救侨民的真实背景和舆论基础。时代的社会情绪是艺术典型、包括英雄一定要出现的文化土壤。同时，此番强有力的英雄也是对银幕在一定程度上阳刚大气久不见，“小鲜肉”审美流行的一种强劲的艺术反弹。契合时代脉搏，呼应人民心声，《战狼2》的英雄塑造可以说找准了新时代英雄的一个普遍性要求。

精神指向是英雄塑造的灵魂。成功的英雄塑造都有一个鲜明震撼又有凝聚力的精神指向或价值观。精神和价值不仅正确，而且容易被广为接受是关键。《战狼2》在电影精神与电影语言的关系上处理得很得当，奇观性与精神性、性格化完美统一，而不是奇观胜过精神。有的此类题材影片产生争议，原因之一是形式与视觉的奇观胜过历史意义和人物深度的表现。《战狼2》的精神性主要通过国际化内容来表达，这使它有了更多的艺术新鲜感和娱悦的接受性。而在这方面，《杀破狼·贪狼》的国际化内容表现得更为成熟。影片描写中国警察为解救失踪的女儿前往泰国，和泰国警察共同破案，虽然也涉及到了泰国警界的黑幕，但核心是写中泰警察互助如兄弟。他们有相似的生活境遇，有共同的正义感，相互理解同情，又各展所长。英雄的正义情感始终没有背离艺术的逻辑，最后以中国警察除掉贪狼后又为保护泰国同行而牺牲的悲剧结束，既是艺术逻辑，也表现了中国警察的奉献与牺牲，这样的国际化描写显然更容易为观众接受。

性格的长度与空间性常常是成功的英雄塑造的艺术表现，它表现为英雄性格的丰富与深厚。长度即性格的发展过程，表现性格不断的丰富，不断出现新内容，可以是性格的历史，也可以是性格内容的多方面。古希腊雕塑《掷铁饼者》那个蓄势待发、充满想象的有力姿态，就是早期艺术中最具性格长度的表现。性格长度包含内容的丰富曲折，形成跌宕起伏、反转变化的多样性。出色的英雄塑造都有性格长度的特点。《战狼2》中的冷锋也表现出充分的性格长度。序幕中的海底惊险搏斗是精彩铺垫，开始的英雄落难构成传奇与真实的密切联系，非洲经商与特种兵经历让英雄的奇观化表现成为必然，干爹身份和美国女友则是理想化的英雄加美女与人情。在战友、人民、亲情、国家、国际等多方面的关系和不断变化升级的危险中表现冷锋的各种过人处，使英雄有了充分的性格长度。有的电影过多地通过激烈火爆场面表现英雄，就会显得“高潮”过多，而长度不够。

性格的空间性常常表现为充分的矛盾对立展开，在矛盾中写性格发展，不是线性的单调发展；也包括性格的内容不写得很满，留出一定的空间，有无相生，形成性格的充分张力。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也是在复杂深厚的精神矛盾中逐渐展现出改革开放带给他的新一代的英雄性。《战狼2》的英雄塑造也具有相当的矛盾背景。牺牲的战友家属的困境，特警女友被俘视频带来的痛苦煎熬，都在撞击英雄性的发展。《非凡任务》塑造卧底英雄的过程中有精彩的内心描写，影片前后重复着卧底警察不得不接受毒犯注射毒品的内心矛盾，一面坦然面对，一面身体和内心出现极大的痛苦反应。画面让英雄在痛苦的幻觉中看到母亲走来，是母亲，成为英雄守住内心防线的最大动力，使英雄在最大的矛盾考验与最温暖的情感支持中渡过难关。而有些描写英雄的影片不太成功，原因之一也是很少在矛盾中写英雄。回避真矛盾，成为许多正面形象描写的通病。

时代性、精神指向、性格长度和空间，是国产电影英雄塑造带来的艺术启示，而更多能产生社会广泛反响的艺术英雄的出现，还有待于艺术家们坚持不懈的探索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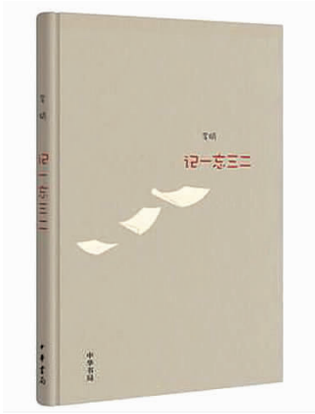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第三只眼”看文学

生活诚如此 态度尤重要

——看李娟的《记一忘三二》

潘凯雄



李娟的散文以前曾断断续续地读过一些，很是喜欢作者那干净透亮的文字，这次又集中阅读了她新近出版的散文随笔集《记一忘三二》，依然是那种温暖、真实、平和、不事雕琢和毫无功利的文字，依然是那些平凡的平淡的琐碎生活。读《记一忘三二》，我喜欢李娟散文的文字，但更欣赏她对待生活的那种态度。

书名取自宋代诗人黄庭坚一首小诗：“少时诵诗书，贯穿数万字。迩来窥陈编，记一忘三二。光阴如可玩，老境翻手至。良医曾折足，说病乃真意。” 面上说的虽是读书，其寓意则更在于时光流逝中的那一“记”一“忘”，虽也琐碎日常，但何尝又不是面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成为作家前李娟的生活经历用“丰富”这个中性的词来概括当较为确切，而这些丰富的经历都成为她写作的资源与财富，如同她自己所言：“我的写作全都围绕个人生活展开”。包括这本《记一忘三二》中所荟集的23记也不例外，大抵没有离开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之类，亲情、友情、工作、生活尽收笔底，妈妈外婆、牧民酒鬼孩童、牛羊马猫狗骆驼、河流森林狂风暴雪……皆入文章。

李娟年轻而丰富的生活经历中留下了这样的轨迹：几度辗转迁徙于冬季漫长而寒冷的疆北阿勒泰地区，干过小裁缝、开过小杂货店、到乌鲁木齐的流水线上打过工，至于靠写作为生过上相对平稳安逸的日子那都是近而立之年的事了。这样的生活经历许多普通人或许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虽谈不上“困苦”“潦倒”，但称其遭遇过艰辛、经历过磨难恐也还算恰如其分。然而，就是这样的日常生活在李娟笔下呈现出来的却是不见痛苦、潦倒、欺诈、孤独和哀叹，取而代之的则更是温暖、可爱、透亮、轻盈、幽默的文字与情绪，最多再加上一点自嘲而已。这里不妨以《扫雪记》为例略加评析便可见出李娟写作的这种特色：2010年，李娟和她的母亲从戈壁滩上的阿克哈拉村搬到了阿勒泰市郊一处足有五亩地大的院子居住，朋友们不约而同地质疑“这么大的地方，冬天怎么扫雪？”面对大家善意的提醒，李娟妈妈满不在乎地“嗤之：‘老子活这么大什么样的雪没见过？’”结果到了这年冬天下第一场雪时，李娟妈“不得不真心地感慨：‘别说，老子还真没见过这么大的雪！’”；下第二场雪，李娟妈“又感慨：‘除了上次那场雪，老子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雪！’”；到了第三场雪，李娟妈“继续感慨：‘这是老子这辈子见过的第三场最大的雪！’”这段诙谐的文字通过对老太太的看雪“纪录刷新了三遍”的记载，将生存环境特别是母女俩在这样环境中生存的艰难一下子给烘托出来，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李娟呈现给读者的不是因环境而来的怨天尤人，而是充满了诙谐与幽默，比如，因扫雪难而“真想多找几个男朋友……帮忙扫雪”，因除屋顶雪的危险而想到“今后如果我自己要盖房子的话，就把屋顶坡度架得更陡，搞成哥特风，锥子一样尖，让雪自己往下滑。”如此这般于幽默和自嘲中将生存环境的艰难和自己面对这种环境的态度轻松地呈现出来。而诸如此类的文字在《记一忘三二》中可谓比比皆是：可爱的妈妈可爱的外婆可爱的牧民可爱的醉汉可爱的猫狗……进入读者视野的几乎都是满满的爱，生活竟然是如此的有滋有味。

或许也有读者在读到这样的文字后会立即发出“回避艰难”与“粉饰生活”一类的诘难，这也不足为奇。但我想说的是：李娟的文字虽温润，但对生活的确没有“回避”与“粉饰”，还是以那篇《扫雪记》为例，虽然作者在全篇中充满了诙谐与幽默，但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样的诙谐与幽默何尝又不是一种“苦恼人的笑”，在它的背后我们难道看不出生存环境的艰苦与恶劣？再比如《风华记》中写曾经与自己合租小屋的室友风华，“每天带一只老干妈的玻璃瓶上班，里面灌着头天晚上煮的稀饭，稀饭里泡两根榨菜，算是午餐。”写那时的自己“坐不起公交，也吃不起午饭。有几次她（指风华）轮休时便在家做了饭给我打包送来。几乎都是西红柿炒鸡蛋。我之前不喜欢吃这种菜，之后也不喜欢。但就在当时，喜欢得要死。”如此写实，怎么都和“回避”和“粉饰”沾不上边吧？

李娟的散文随笔平白如话，没什么伏笔也不见什么隐喻，因此，最直接的观感大约只能是两点，即一是生活的不易，二是面对不易生活作者的姿态。本文标题之所以为“生活诚如此，态度尤重要”就是对此有感而发，前文所言“我喜欢李娟散文的文字，但更欣赏她对待生活的那种态度”也是由此而来。面对艰辛与磨难，是怨天尤人还是乐观进取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李娟的文字显然是选择了后者。还是在《风华记》中，李娟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她似乎是我永远的一个依靠。她最坚强。我能记得她那么多的事，她受过的那么多的苦，她的那么多的绝望。她自己都忘了我还能记得。当我软弱无力的时候，想想她，便感到光明。人活在世上，无非坚持罢了。”好一个“人活在世上，无非坚持罢了”，问题是能认识到这点不易，能认真地做到这点更不易，李娟的散文随笔就是在对大量琐碎的日常生活描写中，亦庄亦谐地既不回避生活的艰辛，更展示出一种励志的人生态度，这总比那种长吁短叹、顾影自怜的消极人生要好得多吧？

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曾经留下这样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奇怪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不少人可以赞美普希金诗句的美妙，却无法在身临其境时像诗人所期待的那样“不要悲伤，不要心急”，现在李娟又用自己平实无华的文字重复着同样的道理，人们能否从中有所获益呢？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看台

从“娜拉”到“艾鲕达”，易卜生是个先知先觉的人

——看首次被搬上我国舞台的易卜生作品《海上夫人》

李健鸣

由陈数主演的话剧《海上夫人》剧照

当我第一次看见北京当代话剧团出品的《海上夫人》的海报时， 就被谭韶远先生的设计吸引住了。这张海报就像是对易卜生这部晚期代表作品的一个概括：一片大海，一座灯塔，暗示了女主人公、“海上夫人”艾鲕达的成长过程， 而从“海上”这两个字拉长的线条中，可以感受到：这很可能就是海上夫人心酸的眼泪了。我心里稍微有点紧张，因为悲剧的暗示大有扑面而来的架势，而我很怕看那种让你紧张得无处可逃的作品，特别是让你完全沮丧和感受不到生命力的作品。然而看到《海上夫人》在舞台上的呈现的时候，我悬着的心松弛下来了，我看到的是像思绪那样不断波动的海水、海水掀起的一个个波浪，以及艾鲕达终于浮出海面的喜悦。

这是《海上夫人》首次被搬上我国舞台。易卜生通过对被称为是“海里来的女人“的艾鲕达几乎是充满爱恋的刻画，揭示了艾鲕达在经过长达五六年的内心斗争之后，终于获得了生命自主权的过程。

已经嫁给凡戈尔医生的艾鲕达一直被内心的困惑禁锢着，几乎丧失了生活的乐趣。五六年前她有过一次惊天动地的恋爱，充满活力和变数的大海把她和一个陌生的水手联系在一起。但因为水手工作的船上发生命案，水手不得不逃离，但他答应艾鲕达一定回来接她。艾鲕达发现自己并不了解这个陌生人后，就拒绝继续回他的信，同时她为了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嫁给了医生。她心里对那个陌生人始终怀有某种恐惧，但又被他深深吸引。精神上几乎崩溃的她告诉了医生自己的所有担心，就在这时陌生人出现了。经过几番挣扎，艾鲕达已经决定同这个水手一起去到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大海上。可就在她要走以前，突然发现这实际上并不是她的选择，而是陌生人的选择，她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为自己的生活做过选择。在这一“顿悟”下，她意识到，她内心的紧张和困惑就是因为她从来没有主宰过自己的生活，而是一直依赖他人。此时的她才明白她依恋的大海不应该是外面的那片水，而必须是自己心灵里的大海，必须是她自己的自由。她发现自己可以选择了，也知道自己必须承担责任。

易卜生可以说是用无限的爱意塑造了一个在痛苦中成长的女性，并表现了这位女性的内心力量。从“娜拉”到“艾鲕达”，易卜生肯定是个先知先觉的人。看完《海上夫人》，我想到了很多剧作家，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有哪个人如此关心和热爱女人了。北欧妇女的解放是有目共睹的，这肯定也有易卜生的功劳，因为他用他的作品告诉我们：女人心中的那头唤作“爱”的野兽是如此的倔强和执着，当女人有了选择的自由，她就能控制那头野兽，因为有了自由感觉的爱必然是种升华。

而王媛媛的舞台则充分地向我们传递了原作者鲜明的女性立场以及她对女人的深深理解和支持，并处处流露出这一作品的现实意义。

这是王媛媛第一次执导话剧。认识王媛媛近十年了，这十年来我几乎看了她编导的所有现代芭蕾作品，我一直很钦佩这个个子不高，但却有很多力量的女子，她的舞蹈作品中有一种特殊的“坚毅”，并且有很强的现代意识。没有想到的是，从来没有执导过话剧作品的她，这次在她的处女作里也展现了她的这种坚毅和现代意识，并且制造了舞台的流畅和惬意，甚至可以说，导演在角色内心的紧张和困惑和非常生活流的随意之间找到了一种难得的平衡。因为这部作品稍不留意，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愁苦，非常自恋的戏。

导演之所以能找到这种平衡，在我看来主要是依靠两点：一是导演有很强的调度能力。这部戏主要是由一对对的男女组成的对话所组成，而比较长的对话在舞台上要比独白更难以处理，并很容易就让舞台变得生硬。在王媛媛的舞台上，三对人物不断地进进出出，不断地像走马灯似的转换，则表现得非常自如和生动，而且不乏动人之处。我想，这主要归功于导演长期执导舞剧的功力，导演有很强的舞台感，而且几乎是本能地知道，在什么地方舞台必须要有一定的流动感。当然谭韶远设计的极具想象力的舞台（那个非常复杂的路标暗示了女主人公无路可寻的状况）也帮助了她能自如地调遣演员，反过来，她又通过调度使并不复杂的舞台装置有了各种立体的形象。最让我难以忘记的是高级老师向大女儿求婚的那段对话，这一对话总让我想起“双人舞“的节奏，因为在短短的几分钟里，这段对话既表现了人物的接近又充分展示了人物的疏远，最后是两个人物有点尴尬地碰撞在一起，甚至给人某种诙谐的感觉。导演另一个长处是让演员呈现了一种非常轻松的状态，在演员身上看不到导演给予的压迫感或控制欲，所以演员的表演整个状态非常生活化，也极其自然。

说起表演，当然必须提及陈数。多年前我曾看过她在电视剧《暗算》里演的“黄依依”，当时真有点被她的演技惊住的感觉，可惜后来再也没有看过她的影视作品。陈数无疑是一个能走向内心的演员，在《海上夫人》的舞台上，仅仅几分钟以后，观众就能感到她内心的那个“野兽”，那个让她不安和烦躁的陌生人。陈数通过她的讲述、她极有韵味的台步和形体展现了她的惊恐、怒吼和挣扎。陈数还出色地完成了角色的变化，下半场当她一身黑衣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她的整个形体反而放松了，因为她已经决定要离开医生了。当然陈数的表演之所以精彩在一定程度上也必须归功于表演医生的罗二羊，罗二羊的表演几乎没有任何舞台腔，他和陈数的好几次谈话，特别是他们俩情绪上的配合和节奏上的共塑是这部作品的真正魅力。

最后必须提及的是文本。今天在话剧界，最缺的似乎就是文本了：原创的文本或翻译的文本。张可女士执笔的《海上夫人》译本极其自然和生动，有的段落还充满了诗意。应该说正是她的出色的文本为导演和演员提供了创作的依据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演出的成功。

北京当代话剧团出品的第一部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我对该团的主创韩江和谭韶远先生的了解，他们肯定会继续致力于话剧的美学思考，关注话剧的社会影响，一定会把更多的经典作品和原创作品贡献给我们，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作者为知名剧作家、翻译家）